

鋒鏑餘生話當年

盛李蕙芸

前言

民國三十八年，真是吾國吾民最不幸的一年，自從一月中旬，我們的領袖——總統蔣公引退，全國軍民頓失領導中心，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忠義之士，負戟長歎，因此戡亂戰事逆轉，全國通都大邑，相繼淪陷，到十一月底重慶失守，十二月初李宗仁逃往美國，政府旋即播遷台灣，共黨傾其殘民以逞的武力——六十萬大軍圍攻我最後據點成都，雖經我忠勇將士，浴血苦戰，壯烈犧牲，錦繡河山，善良同胞，終遭共匪血腥統治的浩劫，因為大勢如此，外子國輝——成都防衛司令盛文，以一個軍人，獻身革命，在這一年裏，自元旦起，到除夕止，三百六十五天，無日不在艱難險阻，掙扎苦鬥之中，當時他任西安綏靖公署漢中指揮所主任，兼第三軍軍長，元旦日他由漢中坐飛機往安康檢閱駐在那裏的三個軍，飛機失事，幾乎墜毀，改乘汽車，又在石泉以東山坡上和一輛十輪大卡車相撞，座車車頭被撞得粉碎，副官處長郭義，侍從副官潘光前，衛士徐正坤、張桂生，都被撞得頭破血流，幸而座車車頭被壓在十輪大卡車之下，沒有被撞落漢江，否則懸崖萬丈都將葬身江底了！兩次他都倖免於難，也沒受傷，我想這也許是老天還要留他到成都去拚命吧！

隨外子多年的一位秘書——張錫賢先生，精命相學，人皆呼為「張半仙」，「張鐵嘴」。這時張君在湖南永明縣當縣長，寫了一封長達十頁的信給外子，他說：今年的國運和外子的流年是甚麼「白虎當頭」，凶險已極，勸外子辭職回家休息，或者出國遊歷，萬不可做事，否則即將如何如何？苦口婆心，非極忠實的舊部，決不便如此的勸說，但外子生平不信「算命」，況且當時——總統引退，國家到了如此地步，焉能為個人打算？所以

他看了張祕書的信，一笑置之，但現在外子仍還健在，這也可以證明：人可勝天！屈指計，到現在已二十二年了！自我們的總統在台灣復行視事，勵精圖治，日新又新，今日的台灣已成爲反攻復興的基地，大陸七億被奴同胞的精神堡壘，光明燈塔，今年是我們建國六十週年，在我們中國人的算法，叫做花甲，週而復始，否極則泰，也是再生再盛的現象，只要我們有堅強的信心，不怕艱險，全國青年男女同胞，都能效法六十年前革命志士的精神，全國軍政幹部抱定做事不做官的志節，在我們的革命導師總統蔣公的領導下，淬勵奮發，我相信在這第二個辛亥年，一定能夠鏟除共黨暴政，光復大陸，再造中華民國光輝的歷史！古語說：「天下無難事，有心者成之」，又說：「有志竟成」，以下且說我所經歷的一段艱危，證明古語之不虛！

飛往漢中西交遺囑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旬，共匪劉伯承部五個師由鄂西沿西荆公路進犯，武關，龍駒寨失守，商縣告急，外子國輝遂由漢中趕赴商縣，指揮第三軍和第十九綏靖區，堵擊進犯的匪軍，我遂侍奉老母，攜帶兒女，由漢中遷居成都，在金絲街八號租了一棟花園平房，後來外子又守備秦嶺，反攻西安，大戰安康，以部隊轉戰不定，便在成都成立眷屬管理處，派程正修爲處長（後兼總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命第三軍所有官佐的眷屬，大小約一千五百多人都遷居成都，關於食住一切，都由眷管處負責，大家雖都關心前方的戰事，但生活倒也很安定，到十一月初，忽接外子來信，說他的隊伍要開往重慶，命我和三姐準備侍奉老母遷往台灣，並要我先率兒女到漢中一見，說有重要文件交我。因此我便攜次女暉愛（七歲），三女琴愛（五歲），次子松如（三歲），和四女寧愛（一歲半），坐空軍飛機趕到漢中，到時，他告訴我說：「此次奉令增援重慶，任務艱鉅，但他二十多年來，蒙領袖的薰陶作育，和胡宗南長官以國士相待，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囑我和三姐好好侍奉老母

，撫育兒女，即往台灣，他決心盡忠，也要我們盡孝」，言畢，以親書遺囑一紙交我，這就是他來信所說的重要文件，我看了遺囑，當下便一陣心酸，竟至咽嗚不能成聲。

在漢中住了兩天，仍攜兒女坐飛機回成都，外子則率隊伍徒步經川陝公路向重慶前進，我到成都後把他的遺囑私下給三姐看了，但對八二高齡的老母仍裝作很高興的樣子，請她老人家於日內一同飛台灣暫住，同時交涉飛台灣的飛機位，到十一月三十日，我們聽說重慶已經失守了，老母以下都不放心，不知道他的情形如何，而這時候，成都的情形混亂不堪，街上看不到一個警察，晝夜槍聲不停，大街小巷，都做了柵欄，商店閉門，人心惶惶，而飛機還沒有弄好，真是令人食寢不安！到十二月二日清晨五時，天尚未明，外子忽然回來了，老母等聽說，立即起床，才知道他昨晚率隊到綿陽時，奉了總裁命令先帶一排人，乘汽車於半夜趕來成都，因往晉謁總裁蔣公，請示一切，所以今早才回家，並告訴我們：他的部隊三天內可到達成都，胡長官也不日可到，天明後他便在皇城設指揮所，忙碌異常，和家人說話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則準備於四日起飛先往海南島，再轉台灣。三日晚，母親忽命我不必同去，說外子一人在此，沒有親人照顧，極不放心，母親年將四十才生外子，因係獨子，痛愛異常，他雖然已官任中將，統兵十萬，但老母平日還是以「小孩」看待照顧，每日出門辦公時，都得叮嚀一番，而外子對母親也很孝順，這是一般親戚朋友都知道的，這時我也很放不下心，因此和三姐商量，我決定不去，倘有不測，則三姐盡孝，國輝盡忠，我則盡節，乃將遺囑交給三姐，因四毛寧愛年僅歲半，還要吃奶，便將其留下，其餘兒女都隨三姐侍奉老母於四日晨八時離蓉飛瓊，並派副官牛錫山護送，我當時內心的感傷，非筆墨所能形容。六日，外子就成都防衛總司令職，七日，槍斃了擾亂治安，無故放槍，和率領暴民千餘人搶劫青羊宮聯勤總部倉庫的成都第十二區區長唐先鎔等二十五人，並設法使成都市長冷寅東自動拆除各街柵欄，禁止使用銀元券各項措施，八日，各商店都自動開門，警察也恢復站崗。成都又恢復了過去的

繁榮，但是戰事則一天一天的緊迫了，同時聽說潛伏在成都的共匪，和劉文輝、鄧錫侯等，派了大批暗殺人員，謀刺外子，十日晚曾在我們住宅附近金絲街捕獲了三個，供稱都是劉文輝所派，於是我就買了八副和外子所戴相同的眼鏡，給他的隨從人員戴上，因為外子有輕度近視，經常戴眼鏡，至於服裝，因為胡先生和其所屬部隊長，一向都是穿士兵制服，官兵完全一樣，毫無區別，沈參謀長開槌看見外子的隨從人員，都戴了眼鏡，笑着對我說：「如果距離稍遠，他也分不出誰是盛先生」，還對我大加恭維一番。

歲半幼女馬知報危

十二月十五日清晨二時，外子奉令解決鄧錫侯駐在成都的第九十五軍黃隱部，和劉文輝駐在其私宅及武侯祠，建國中學，昭覺寺的第一三七師周桂山和獨立旅聶文清部，澈夜槍砲聲未停，我也一夜沒有合眼，事前他沒有透漏半句話，所以各眷屬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大家驚惶一夜，到天明後，大家方始明白，兩大隱憂，業已全部解決。

十七日，新津飛機場失守，十八日清晨，外子親率第三軍反攻，從此他便在前線指揮，總司令部由沈參謀長負責，成都城防則由第三十六軍第一二三師師長雷振將軍擔任（現在台灣），外子任師長時，雷將軍任團長，勇敢善戰，忠貞不二，因此，外子對他極爲信賴，惟歸外子指揮守備成都東郊的第三十軍軍長魯崇義和憲兵第十四團團長趙瓚，兩人天天同來看我，問外子的作戰情形甚詳；當戰事這樣緊張的時候，而他們兩人反形若無事，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有點可疑，但我的婦人之見，不一定正確，我只知會沈參謀長開槌請他注意，並且要羅副參謀長庾南，不要把外子和部隊的情形多說，不料外子到前方不到一星期，他們果然都叛變！回憶在西北的時候，外子平日對他們都很照顧，今日危急的時候，他們便毫無氣節道義了！不忠不義，令人痛惜！

十二月廿三日夜間九時左右，外子來電話給沈參謀長開樾，要他率總司令部，和第三軍司令部的官佐，及直屬部隊於二十四日到新津飛機場集結待命，並命令第一二三師仍防守成都，待命行動，沈將軍即轉告我，並說：「總司令沒有說夫人該如何行動」，我便請沈君搖電話，由我問他：「總部都走了，我如何行動」？他要我在成都等他的消息，我當時心想此番突圍，凶多吉少，我在成都等甚麼呢？便對沈君說：「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盛先生一向不准軍隊帶家眷的，你們先走，我隨後趕來」，沈參謀長即告訴我大概的路線，因為沈將軍曾參加李文將軍軍昨日上午在成都所召開的緊急會議，他並囑咐副官潘光前，蔣得龍，衛士廖正述等，好好服侍，他們即於當夜十二時兼程向新津開拔，我於二十四日上午八時，和程主任正修的太太，帶了潘光前，蔣得龍，廖正述等，抱了四毛（寧愛），化裝農婦，潘副官等也都換上便衣，離開成都，眷屬聞訊前來者甚多，大家相對唯有痛哭，我告訴她們：如果突圍成功，總司令一定會派人來接妳們，否則，望各自逃回家鄉，幾年來外子對各級官佐的眷屬，非常關懷如同家人，所以各眷屬對我們也視同家長，極為親切，先兩日外子曾命軍需處發了一批安家費，共約銀元三十多萬元，黃金二千多兩，所以大家都不愁生活，臨別時人人都祝我們平安，依依不捨之情，令我感念不置！我們一行男女大小六人，出成都南門向新津前進，因為蔣副官是新津青龍場人，程太太是雙流人程主任又在四川做事很久，他們對道路和地方一切情形，非常熟悉，行前曾弄來一座滑竿給我乘坐，但到新津附近我堅不肯坐，便丟掉了，於是大家一同步行，潘光前，蔣得龍輪流抱着四毛，廖正述則背着換洗衣服，迤邐行進，這時候四毛還不會說話，天真活潑，無憂無慮，一路嬉笑，竟不知她正和她憂心如焚的母親，死裏逃生，更不知她父親猶在危難中呢！二十四日在距離新津二十餘里的一個民家借宿，蔣得龍人很忠厚，喜歡擺「龍門陣」，我雖憂思重重，但見他時時逗得四毛哈哈大笑，也不禁為之破涕而笑了。

破廟裏相見如隔世

廿五日，我們循部隊行經的痕跡前進，路上休息吃飯都由程太太和蔣得龍交涉，老百姓知道我們是軍眷，却非常樂於招待，我們走小路，看見大路上有共匪大股部隊分途蜂湧追擊。當時由新津突圍的，還有第五兵團李文將軍的部隊，沿途只聽得前面槍聲，時停時歇，我們也時行時停，約走了三十多里，當夜借宿於農家，廿六日晨起，續向西行，聞各處槍砲聲頗為激烈，且時時有子彈飛過我們頭頂，乃借一民家停止下來，潘副官即出去打聽情況，他回來報告說：「我們的部隊廿五日晚，便被敵軍包圍了，不知道總司令在那裏？」我命他再去詳細打聽，因為潘光前是外子當團長時的老班長，很有作戰經驗，人又極為精幹，現在已升到少校副官了，但時已昏黑，各處槍砲激夜未停，潘說我們不知道口令，夜深又看不見，準備明早再去。是夜我抱了四毛坐到天明，便催潘光前速去打聽，直到午間他才回來說：「他找到了第三軍二五四師七六二團第一營的一排兵，在前面約十幾里路旁一小山上警戒，據該排長說：『聽說總司令在西來場東北方的山坡上，已和匪軍激戰三天了，離此處還有三十多里』，我便要馬上動身前往，潘副官等都說太危險了，不能去的，我不顧他們的反對，抱了四毛就走，我決心「要死也死在一塊」，他們不得已祇得一同起身，但是越走槍砲聲越激烈，子彈時時在我們的頭頂飛過，呼嘯之聲令人心驚膽顛，迂迴曲折的大概走了十幾里，不能再往前走了，見附近各山上都有隊伍正在激烈的打，我們不知道總司令部究在那一個山頭，於是便在一個離山脚不遠的農家停下來，但附近十幾家只看見一個老翁，據云共匪所經，十室九空，令人目擊心傷！這是十二月廿七日的情形，槍砲聲整日不絕於耳。據老翁說西來場方向打得最激烈，問他離此處有多遠，他說就在山的那一邊，廿八日早又命潘副官出去探聽情形，一直到午後才回來，他說：「附近各山上和村落，都是我們的軍隊據守，但是東、南、西三面都被包圍了，也不

知道總司令在何處，我們還是在這裏等等看看情況再說」，不得已只好坐下來默祝蒼天保佑！四毛整天我抱在懷中，含乳而睡，昨日半夜，她忽然驚醒，大叫一聲「爸爸」，她當時只有歲半，還不會說話，叫了一聲，張眼四望，便又含乳睡了。我聽到她叫「爸爸」，和她的表情，心如刀割，認爲外子定遭不測了！後來才知道四毛叫「爸爸」的時候，正是外子拔手槍準備自戕之際，外子說他當時腦海中也恍惚聽到四毛叫「爸爸」的聲音，精誠所感金石爲開，骨肉至情，定有反應，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廿八日我一夜沒有合眼，坐待天明，我決心要找到外子，因爲我們有言在先：他盡忠，我盡節，決不能食言，大家都沒有盥洗便動了身，但這時聽到的槍砲聲，沒有固定的方向，此起彼落，我不解何故，但我不顧一切，向槍聲響的地方前進，潘光前走在前面，我和程太太，蔣副官，廖正述抱了四毛跟在後頭，路上遇見了三個槍兵，見其帽徽爲「青天白日」黨徽（共匪的爲紅色五星），我問他們是那一軍那一師的？他們說：「是第三軍（外子兼軍長）二五四師的，因被衝散，正找隊伍」，我又問「總司令好否？現在何處」？他們說：「聽說總司令已突圍了，不知道現在在那裏」，這時只見四面八方都有軍隊，正在打仗，因我軍與共軍都是灰色棉軍服，完全相同，只有帽徽不一樣，但是不到面前，看不出來，所以不辨何處爲我軍？何處是敵軍？子彈都從我們身邊，頭上穿過，砲彈不斷在前後左右爆炸無法接近，潘副官說：「請夫人還是在此處山窩等候，比較安全，我和蔣得龍再出去打聽」，皇天不負苦心人，黃昏的時候，蔣得龍居然遇見了梁書仁（亦四川人）出來找食物，他告訴蔣副官說：「總司令就在前面破廟內，不久前王建華（河南人）出來汲水，被幾個共軍捉去了，我因爲是本省人，說是農民，就住在附近，所以得被騙過」，蔣聞訊大喜，即奔回山窩告我，我和程太太便趕往破廟，潘蔣廖三人則仍留在原處，因恐人多被人注意，進入廟內見外子面目黧黑，鬚長寸餘，憔悴已極，相見之下，恍如隔世，不禁心酸難忍，悲從中來！並見羅庚南，程正修，梁書仁，劉敦幹也在廟裏。當晚我抱了

四毛和外子即上廟內小樓，他們則在樓下，樓只半截，由廚房上去，滿堆稻草，兩人一直沒有說幾句話，外子便以稻草爲被褥半墊半蓋，呼呼入睡，幾忘身在虎穴，我抱了四毛坐在旁邊，入夜後見廟側路上，有匪軍哨兵，時叫「口令」，四毛素好哭，我怕她哭時爲匪哨兵發覺，乃將乳頭塞在她的嘴裏，心中默禱神佛保佑，她竟整夜酣睡，未出一聲，匪軍在廟外來來往往，竟無一人入此小廟，真好像有神靈庇佑！

生平第一次搶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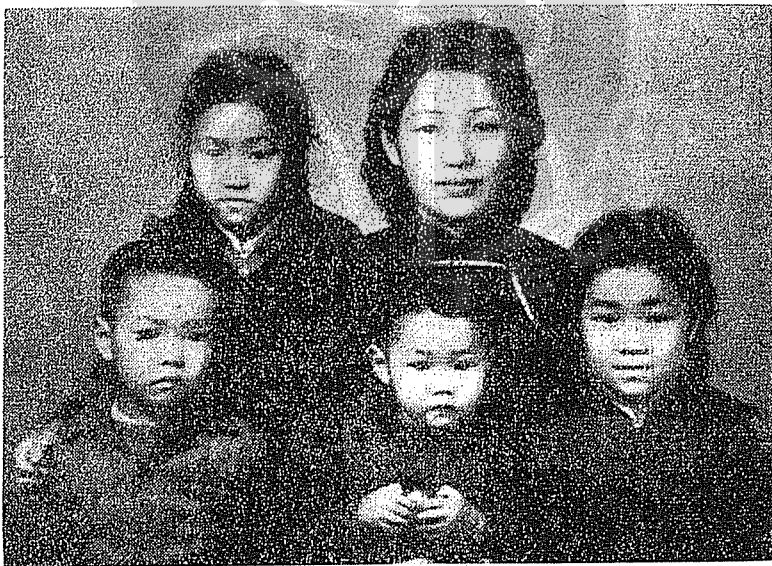
卅日清晨，外子起坐，我們在樓上看見大股匪軍，向東向北開拔，興高采烈，高談此次和我軍作戰的激烈情形，並說：「盛文已陣亡，大陸從此無戰爭了」，樓矮路近，清晰可辨，外子聽了，極感悲憤，我搖手屏息不敢出聲，約二小時（當時都沒有手錶）匪軍去遠，我將四毛交給外子，下樓看了情形，他們都說匪軍已遠，我們可以動身了，但潘光前，蔣得龍，廖正述等都沒有前來，不知是否被俘抑或自行逃生了，我乃叫外子下樓，並商議外子改名陳少華，業布商，店名「裕新布莊」，在成都上打銅街，因爲那兒設有許多湖南布店，昨天他已由廟祝老翁送給破藍布長衫一襲，白包頭一個，外子即在廟內化裝，至我在離成都時便已化裝農婦了，外子決定分爲三組，以免人多爲匪軍注意，羅庚南劉敦幹爲一組，程正修夫婦爲一組，我們兩人帶了四毛和梁書仁爲一組，命他們兩組在前探看情形，如有阻礙便回頭報告，如是先後離開小廟，我走前面，外子居中，梁書仁以藍布一方背負四毛於後，我因身懷哲如兒，時時嘔吐，而外子已三日未食，都極感疲憊，走幾里歇一歇，走了一上午才只走廿幾里，而四毛忽然大哭大叫，不要梁書仁背了，於是我以藍布包將其兜着，掛在頸上，兩手托之以行，不料途中遇見大批匪軍隊伍，他們或則引吭高歌，或則高談闊論，聽其聲音，湖南人最多，他們只管前進，也不理會我們，大約在下午四時許我們不敢久與匪軍同行，怕出毛病，便離開大路彎至一村莊邊緣

的田塍上坐下，而梁書仁又失蹤了，四毛似有預感，上午便哭鬧不要梁措，否則恐怕也是一去無蹤了，那真將抱恨終身呢！少頃，羅庚南，劉敦幹回來找我們，說前面六七里便是松華鎮，鎮上聚有很多匪軍，又一會兒程正修夫婦也來了，他說：他曾經到了鎮上，該處駐有匪軍一師，都是湖南口音，各路口都設有盤查哨，街口牆壁上張貼有，毛主席（指毛澤東），和劉主席（指劉文輝）懸賞通緝外子的佈告，附有外子的照相，據云不甚像，因紙劣模糊之故，並註有外子的特徵，並說，「如能活捉送來者，官兵連陞三級，獎金銀元拾萬元，割頭送來驗明確實者，賞金銀元伍萬元」等語，程並說：「總司令目標太大，完全湖南口音，很難逃脫，他恐怕不能掩護了」，外子聞言大怒，斥程如想升官發財，可即往匪軍報告，他在此等候，如尚有道義，仍望能掩護我們出川，倘被識破，決不連累程正修，程聞言面紅耳赤，當即指天發誓，決無二心，我在旁好言安慰，請程夫婦仍前行探路，我們在此等候，程連聲答應，「好，好」，但他却自此一去不回了！究係被俘？抑或藉此離開，不得而知。我們等了很久，外子說程正修不會再來了，正考慮如何行走的時候，村內一農夫見我們久坐不走，面有飢色，前來邀至其家，以糙米飯一鉢，白菜一盤，和上撒食鹽的豆腐兩塊，招待我們，大飽一餐，有如山珍海味，他也不問外子是甚麼人，唉！我國的農民真是善良極了！自恨身無分文，無以為報，至今猶為感念！詢其姓為夏氏，世代務農為業，飽餐後，外子說：我們想到彭山去找朋友，不識路經，農夫說他的妻子即經松華鎮趕集，可以帶路，並對外子說：抱小孩走長路，太吃力，隨贈背兜一個（篾製四川背小孩者，可坐可立），給四毛坐，於是外子乃背負四毛，隨農婦而行，且請她送我們繞鎮外小路，過松華鎮後再上大路，詳加指點到彭山的道路，我們向她深深道謝而別，奈四毛從未坐過背兜，手打，足踢，大叫，堅不肯坐，外子反手執其兩手，我則在後，輕輕拍撫，哄她不要哭喊，因為松華鎮內外匪軍甚多，外子特意彎腰俯首背孩子，以免匪軍注意。外子從來不抱小孩更沒有背過，且四毛又不肯安靜的坐下，故行十餘里，已感疲憊不支！我見此情景，不知涕淚

之沾襟！是夜借宿蓮花壩王姓農民家，羅庚甫，劉敦幹亦隨來。

公義場上天降救星

民國三十九年清晨六時，該農民又以早餐招待我們，我們除口頭向他道謝外，別無報酬，真是慚愧，餐後即向彭山前進，約午後五時抵公義場外約三四百步，見村口外有五個穿便衣佩步槍的人在走動，外子囑仍繞場外小路前進，但被他們發現了，高聲叱喝：「站着」，外子說：「不要理他」，仍舊照常行走，他們便向我們開了一槍，蜂湧跑來，將我們包圍，其中一個佩駁亮槍的似係隊長，把我們幾個人看一下後，便問外子是那省人？外子說「湖南」，因為外子的湖南口音，是無法改變的，該員一聽「湖南」二字，竟不由分說，一聲喝令「同我走！」外子問他去做什麼？他們也不答話，把外子前拉後推的，押到一間空屋裏，把我們四個大



飛往漢中領取遺囑廿二年本前文作者次女愛琴、女四寧愛。
三女愛琴、次女松如（自中到右）攝於漢中前線。

人，連歲半的四毛，都解開衣襟全身搜查一遍，但我們一無所有，那名隊長便囑咐四個槍兵說：「看住他們，我去報告鄉長。」少頃，一個身穿長袍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子和一個二十多歲穿學生裝的青年來了，問外子姓名、年齡、籍貫，外子答：陳少華，年六十二歲，湖南長沙，業布商，外子問他是否鄉長？穿學生裝的答以，「他是陳鄉長」，陳鄉長却對外子說：「你同我來，其餘的人，都留在這裏」，而對羅庚南、劉敦幹竟無一語詢問，他們兩人就乘機開溜了，外子當即提出抗議，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單單將他帶走？陳鄉長說：「對你先生有點疑問，我們要調查一下」，我堅持要同去，心裏想他們祇注意外子，而不問羅劉兩人，莫不是此處有人認識他啊？不禁心驚愛懼，但在外表上仍故作鎮定，陳鄉長也不峻拒，讓我抱了四毛隨同前往，押到街中一家茶館，將外子關在與店堂僅隔一層木板的房間裏面，我也一同進去，他即派兩個槍兵看守，並命佩手槍者邀集某某某等人前來開會。時已天黑，約一小時後來了十二三個人，老少都有，我們從板壁縫中看得清清楚楚，旋入席開會，陳鄉長說：「剛才捉了一個人，和毛主席劉主席所通緝的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很相像，因爲他是「戰犯」，所以請各位來研究研究。」於是大家便推穿學生裝的青年審問，其餘的人則在外面等候，聊天。該青年走進房間內又問外子的姓名、年齡、籍貫，和成都作戰的情形甚詳，外子除答覆假的姓名年齡籍貫外，其餘一問三不知。翻來覆去，問了兩三個鐘頭，外子態度鎮定輕鬆，問話的毫無所獲，乃回到前廳報告說：「問不出來」，其中有一位老者，挺身而出說：「我去問問。」他走進房來，對外子自我介紹：「我是李大爺李碧成，今年七十四歲，在外四十多年，在湖南住過很久，湖南徒弟不少，你究竟是甚麼人？我們要捉的是成都防衛司令盛文，你只要不是盛文便沒有關係，請你老實的告訴我，免得多費唇舌。」外子聞言，故表驚喜的說：「啊！你就是李大爺呀！我仰慕已久，以往常到彭山縣販賣布匹，恨無緣拜見，今日見了，真是三生有幸！我知道你老的湖南徒弟不少，不知道能收我這個老徒弟，藉償生平素願否？李大爺聽了外子這番話，樂不可支，連稱「

「不敢不敢」，於是外子便拱手爲禮，李大爺亦回禮，頓時親密異常，李即緊握外子的手說：「明天送陳大爺走，今晚好好休息」，外子乘機說：「我很慚愧，明日要走，我還有很多不便呢？」李說：「是不是沒有盤纏？」因爲我們的身上，他們都搜過了，毫無分文，外子默不作答，李說：「我來準備，你放心好哪！」如是回到前廳，強調外子確係商人，決非盛某，應予釋放，其中另有兩位老者，同聲附和，主張釋放，陳鄉長拗不過衆老，當即說：「要釋放須大家負責。」衆人都說：「明早再來當衆釋放。」乃即散會，我們也就此放下了心來。第二天早晨約八時許諸人又齊集茶館，由李大爺請外子出來，表示歉意，又送銀元五十枚，發給了一張路條，由李郭劉三老親自送我們到街口，並且自衛隊郭隊長率隊兵兩名護送，我和外子真是感激涕零。唉！我們何功何德，三老竟如此關切愛護？我想前昨兩日夏姓王姓兩農家明知外子爲國軍軍官，而竭誠饒食留宿，此處三老又送盤纏，送衣物，並派人護送，完全是對國軍的好感，也是人心思漢的表現。

重慶街頭殘忍一幕

元月二日清晨，由彭山動身，郭隊長和旅社魏老闆又送出縣城，指示我們到樂山的大路，在該店一宿兩餐，佳餚美酒，分文不收，我給兩隊兵銀元各一元，郭隊長堅命退還，四川袍哥的重義氣，令人欽佩！如是經順山、青神、樂山、榮縣、自流井、內江、隆昌、永川，曉行夜宿，日趨百里，四毛因失掉鞋襪各一，祇好一足穿鞋，一足穿襪，時值隆冬，天寒風厲，四毛兩腳凍腫得像是饅頭，所幸天公作美，二十餘日之久未下雪雨，否則，天寒衣薄，一罹疾病，後果就更不堪設想！在青神附近，曾經遇共軍一排，因爲同宿一伙舖內，翌晨動身前，該共軍圍繞盤查，其中有人指着外子說「這一定是國民黨軍官無疑」，又有人說：就是軍官也是一個小官，因爲胡宗南所部高級軍官的眷屬，都送到台灣去了，這人攜帶眷屬小孩，他當然不會是高級軍官了，於是他

們也就不再盤問。外子攜我們母女二人同行，沒想到竟掩護他過了一關。一月十五日抵重慶，寓姜家巷養正別墅，當夜曾被匪重慶警備司令部派員盤查一次，幸鄧茶房強調我們是來往的常客，因此又渡過了一道關口。

我們到重慶的第二天，一月十六日上午，我上街找藥房買止嘔吐的藥，因我懷了幼子哲如，鎮日嘔吐，每天長途跋涉，極爲痛苦。當我走到都郵街，遇見一羣男女，鑼鼓喧天正在遊街，其中有服裝不整的軍人和警察，頭上都歪戴着「五星帽」，我因好奇，便站在街邊觀看，走在前面的兩人敲鑼，隨後幾個少女，着短裝，腰以紅帶繫圓鼓，一面敲，一面唱，一面跳（進三步，退一步），大概這就是「扭秧歌」吧，中間十幾個軍人和警察牽了兩個四十左右的男子，兩手背靠背，手心向外，用一根粗鐵絲貫穿手心中，血流如注，痛苦之狀，令人見之心悸，而他們却嬉笑爲樂，我問同站在一處觀看的人，被鐵絲穿手的人犯了甚麼罪？他們都唉聲嘆氣的告訴我說：他們有甚麼罪啊！一個是有錢的商店老闆，不願拿錢「貢獻」解放軍，一個說是「小偷」，在垃圾箱裏檢了一件東西沒有向解放軍報告，所以穿手遊街，唉！過去那裏見過這樣的刑罰啊！言之慨嘆不已，人人有自危之感，我想共匪也是父母所生，何以這樣殘忍，毫無人性呢？此種目無法紀，殘民以逞的行爲，真是亘古未有！以視我們自由中國的台灣，生活自由，言論自由，完全講法制，有錢的商人可以紙醉金迷，縱情聲色，只要不犯法，是無人干涉的，真正竊盜的小偷，警察捕了送到法院，他還比警察先出來，與共匪統治下的大陸比較，真有天堂地獄之別！

十六日下午我們即搭民憲輪赴宜昌轉漢口，沿途因茶房的依次介紹，食宿頗感方便，外子僞稱六十二歲，所以茶房都以大爺招待他，不肯收受食宿費，其重義輕利的表現，真愧煞一班投降變節的官員！經過詳情，見外子所撰「成都突圍，痛定思痛」文中，此處不贅。在重慶時，邂逅第三十六軍一二三師師長雷振將軍，他是十二月廿九日由成都突圍的，在民憲輪上又遇及第七十六軍軍長薛敏泉將軍，和第五兵團司令部總務處長鍾葉

坤將軍，都是九死一生，突出重圍，相見之下，黯然神傷，半嚮無語！到漢口宿一宵，即搭長武車赴長沙。

長沙市我家原有祖遺房屋兩棟，一在市內登隆街二十四號，一在南門外天心馬路八號，藏有盛氏兩三代收藏的珍貴書籍字畫很多，我們不敢前往，下火車後，即雇一輛人力車至藩後街一家客棧，到後外子便閉門休息，我抱了四毛往魚塘街三星壽服店找族姪盛英傑，英傑一見我，深為駭異，他說迭見報載說叔父已經陣亡了，不知確否？問我從何處來？並告訴我兩棟房子已被沒收了，現住了共黨的高級官員，問我去看過沒有？我囑咐他不要多說，命其隨我去一個地方，遂帶他到客棧見外子，而囑其籌措到香港的盤費，英傑說：客棧夜間稽查很嚴，連筷子都要數一數，要我們黃昏後移住他的店內。等到天黑，我倆抱了四毛便移住他家的閣樓上，一床一几，僅堪容膝，起居飲食，都在樓上，兩日沒有下樓，外子忽患牙痛甚劇，我則因懷孕嘔吐，兩日僅進少許飲食，整日坐在床上，惟四毛健壯如恆，每天都在床上活動，除仍吃奶外，每日還吃一個包子，或少許米粉，這兩種點心，都是長沙很有名的食品，現在恨已嘗不到。英傑到處張羅，籌了五十萬「人民幣」給我們，每張面額一千元，紙質粗劣，六千元僅銀元一元，二十八日清晨，英傑先到火車站買了兩張到廣州的粵漢車票，再回來接我們，他說在車站遇見我家的老長工羅師大，身穿「列寧裝」，說要到衡陽去，我們深恐被他看見，於是外子帽戴平眉，圍巾齊鼻，僅露面部二三寸，並偽裝腹痛，彎腰低頭進入三等車廂，適有長沙八角亭華美藥房的周先生也到廣州去採購藥品，英傑託他照顧，說外子是廚子（仍化名陳少華）到香港陶公館當廚司，因為從來沒有出過遠門，請他特別照顧，並囑外子說：「陳師夫，你在路上好好伺候周先生，到廣州就和周先生住在一處。」外子連聲說「是是」，在車上外子替他倒茶水，看行李，而此子竟神氣十足，動輒罵人，外子忍不住幾乎要笑出來，我向他使眼色，抱着四毛裝作不聞不問。

二十九日下午四五點鐘，車抵廣州，我們隨同周某某住晏公街雲集商號，把英傑給我們的五十萬元偽幣，以

一部託商號老闆換成港幣，準備到香港之用，祕密到下九路外子買了一套現成的藏青色西裝，和一雙皮鞋，我也買了一件旗袍，四毛買了一套毛衣，用包袱包了，在廣州兩天，於二月一日清晨三時搭廣九車赴香港，時周末還沒有起床，外子留一函託其帶交英傑。

香港鬧市枵腹而遊

當我們離開長沙的時候，羅庚南在長沙找他的太太，我們到香港的第三天他才趕來，他說我們到長沙的第二天，共黨便有情報了，最初懷疑外子藏在文于一家，因文君曾任劉戡將軍的參謀長，後因故辭職回長沙經商，開「文文寄賣所」，匪黨湖南軍區司令員蕭勁光曾一連兩日兩夜派員到文宅偵查，並傳訊文于一，後查明文君確實不知道，才把他釋放，迫我們離開長沙的第二天便查到盛英傑家裏來了，問英傑夫婦關於外子的去向？他夫婦堅不承認外子曾來長沙，共匪派大批人員搜查他，找外子曾住他家的證據，在英傑店裏廚房內地下掘出一口鐵箱，內藏我家田產房屋的契約，及外子寫給三姐的一些信件和相片，此鐵箱係三姐於三十八年五月間離湘赴廣州時，交給英傑保管的，英傑乃埋於廚房內地下，此次被共匪掘出，乃將英傑逮捕，嚴刑拷打，體無完膚，英傑不屈，大罵匪黨，遂於一月三十一日遇害，設若英傑供出我們去廣州，而周某所住的客棧，英傑也不知道，因為湖南到廣州採購貨物的商人，都是住在這家客棧，那共匪只要一個電話，便如甕中捉鼈，我們絕不可能倖免。唉！英傑不屈不撓，救了外子而犧牲自己，其忠孝義烈的精神，豈毫無倫理觀念，行同狗的共匪所屈服？第不知此國恨家仇，何日才能漸雪？思之令人憤憤！

廣九車開出兩三站後，我們乘黑夜在車上廁所內將西裝旗袍換了，至另一節車廂內坐着（三等車不對號），為原來的裝束，恐到香港後反不方便！午間抵深圳下車，步行過鐵橋，北岸有匪軍盤查，南岸有香港政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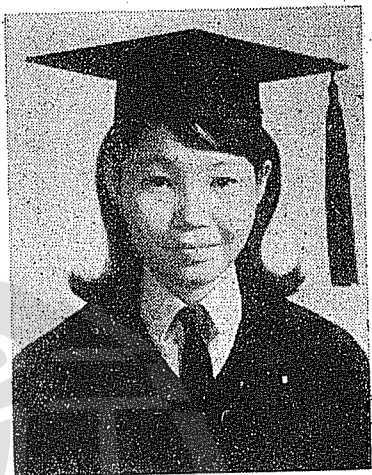
中央警察檢查，女性旅客則由女警帶至另一房間內檢查，我們既無黃金又沒有攜帶違禁品，而且還有陶伏生的姪兒陶文瑞的介紹信，所以很順利的通過，到羅湖再搭車赴九龍，這裏完全是租界，我們的心才放下了，外子在車站上徘徊，長長的舒了一口氣，買一份香港大公報，一眼便見大字標題：「劊子手的下場，盛匪文被格斃」，上載：成都航信，內容和成都新新聞報所言相同，大意說我軍彈盡援絕，死傷慘重，官兵飢寒交迫，皆不欲戰，而外子猶強迫官兵作戰，致被其衛士所格斃等語，外子見之，不覺大笑，他有幾個月沒有大笑過，我要他還得小心一點，我說：「無恥謔言，自我陶醉，可笑亦復可恨。」黃昏時到達香港，初寓南屏旅館，那是一家最小的旅社，房間每天十七元，我身上祇有港幣三十元，外子發兩份急電，一電願視同總長並轉呈總裁蔣公，報告已抵香港，即回台灣，一電家中三姐問老母安否？因我們消息斷絕有四十多天，深恐我們生還，而八十有二的高堂，不堪憂傷，又不在呢。兩電用去了二十七元五角，只剩下兩元五角，因無行李，旅社要先交錢，而我們早已飢火難耐，奈錢少不敢進飯館，不得已，只得枵腹遊覽市景，藉待復電，老天不絕無路之人，忽然遇見了西北舊友邱是膺李芳蘭伉儷（現在台灣），相見之下，愕然良久，因為他們夫婦早見報載認為外子業已陣亡了！我們告以窘狀，邱氏伉儷遂帶我們到高士打找前第三十六軍軍長鍾常青先生（現在台灣），鍾先生在那處經營王家沙飲食店，立以佳餚美點招待我們，大快朵頤，並命人送港幣百元交南屏旅社，盛情極為可感，談至午夜一時，才回旅館，三時許接國防部復電，告以已飭台灣保安司令部準備來台入境證在飛機場迎接，並云已着在港人員致送旅費，午間又接三姐復電，云老母平安無恙，並電匯來港幣三千元，至此得悉老母平安，且酒酣得甦，深為快慰！於是我們遂移寓香港大飯店，仍化名為陳少華，因鍾先生曾告外子云現有共黨暗殺人員數萬潛伏港九，囑外子仍不可用真姓名以防不測。居二日果有一素昧平生的彪形大漢，持一函要面見外子，我否認姓盛，該人仍不走，在電梯上等候，我們乃由安全梯下樓，又移寓京都大酒店，化名陳崑，連日上街

購置衣物，把我們三人生滿了虱子的毛衣，悉投於電爐內焚燬，劈拍作爆竹聲，不日雷振、羅庚南、鍾葉坤三君亦先後來港，每日相偕出遊，在港盤桓九日，攝有照片留念。

孤島棲遲悵望雲天

幼女寧愛乳名四毛，時方歲半，正牙牙學語，三十多日來我倆抱了她曉行夜宿，成爲習慣，所以到香港後，她還是天明而醒，手握小提籃（內裝面巾、牙刷、肥皂）連呼「走，走」，我們告訴她現在不走了，她還不依，不得已，只得每日晨起盥洗畢便帶她上街，連小提籃也要攜帶，剛會走路，漫步街頭，極爲高興，且爭先走在前面，旁若無人！某日被一行人撞倒，從此再不肯走路了！由我和雷師長守謙，鍾處長葉坤兩將軍輪流抱負，我們原擬搭飛機飛台，因行李過多，於二月九日搭盛京輪來台，我一上船就嘔吐昏睡，三十六小時未進飲食，而四毛則跑來跑去，飲食如常，毫無感覺，同艙的旅客都很喜歡她，猶憶十日早晨她看見一位美國老太太坐在餐廳喝咖啡，她便站在老太太旁邊，張開口，一手指着自己的口，一手指着咖啡杯，表示她也要喝，引得滿餐廳的客人都大笑，而她張眼四望，毫不在乎，去年夏季她已由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了，現在美國馬利蘭州，賀浦斯金大學進修博士！駒光如駛，轉瞬之間又二十有一年，追維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真不勝今昔之感！

我因在烽火中和逃難的時候，恐懼緊張過度，到台灣後半年以內，每夜都作惡夢，時常驚醒，在半醒半眠的狀態下，起坐癡思，不知現在究竟置身何處？而外子則因作戰時右膝被共軍擊傷，三四年之久，不能蹲下，我們來台灣後在市區只住了幾個月便搬到中和鄉鄉村，當時中和人煙還很少，他便在家中種菜栽竹，侍母課子以自娛，因爲我們長沙東鄉金潭老家，週圍種竹萬株，他父親命名爲「萬竹堂」，他父親常說：「竹有君子之道也。其本固，其莖直，其心虛，其節堅，經霜雪而不凋，外子因從小就受了他父親的庭訓，和萬桿竹節的濡染



不肯坐背的(愛寧)毛四賀國美在現，業畢系學化大台浦
大台為，士博修進學大斯金。一之剛金大系學化

，所以性情耿直豪爽，不畏強禦，立場堅定，任
共匪如何威逼利誘，環境如何險惡，決不動搖，
夤緣逢迎，生平所恥，我們還沒有到達台灣，正
在路上逃難的時候，此間竟有不少謠言，但我賢
明的領袖，和知人善任的胡宗南先生，却絕不
為謠言所惑。到台後，總裁召宴，慰勉有加，
他常覺慚愧感激，無以圖報為恨。所幸二十年來
兒女讀書都自知努力，還得了一點安慰。